论辛夷坞“暖伤青春”小说中的“模式化”

覃琦峰

摘要：80后女作家辛夷坞的“暖伤青春”系列小说深受读者青睐，并拥有大批的读者群体。然而，该系列在逐步经典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模式化”倾向。深层来看，这与作家创作经历、读者接受心理以及作品内在价值密切相关。论文先分类描述“暖伤青春”系列小说中的“模式化”现象，深入分析其成因与意义，旨在定位“暖伤青春”系列作品的价值。

关键词：辛夷坞；“暖伤青春”小说；“模式化”

On the “Patternization” in Xin Yiwu’s “Warm-Wounded Youth” Novels

Qin Qifeng

Abstract: The “warm-wounded youth” series of novels by Xin Yiwu, a female writer born in the 1980s, is deeply favored by readers and boasts a large readership group.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gradual canonization, this series has shown a certain tendency of “patternization”. At a deeper level,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riter’s creative experience, readers’ acceptance psychology and the inherent value of the works. This paper first categorizes and describes the “patternization” phenomenon in the “warm-wounded youth” series of novels, and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its causes and significance, aiming to define the value of the “warm-wounded youth” series of works.

Key words: Xin Yiwu; “warm-wounded youth” novel; “modularization”

作者简介：覃琦峰，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指导老师为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朱厚刚。

辛夷坞的作品被视为“暖伤青春”的代表性作品，她青春书写的特质是什么，作品畅销与辛夷坞青春书写的独特性是怎样的关系，她的书写对当代文学有怎样的启示，都值得进一步的关注。但她的作品在情节架构、叙事方式上又有一定的模式化症候，这无疑给确立辛夷坞的文学价值带来困难。目前，她已有将近20年的创作时间，已经积累了超376万字的创作量，是时候集中地考察她创作的文学价值了。

一、“暖伤青春”小说中的重复性

辛夷坞“暖伤青春”系列作品有《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07年）《原来你还在这里》（2007年）《晨昏》（2007年）《我在回忆里等你》（2010年）等共计十余本书，共计376.3万字，销售数百万册（见表1），常居青春文学类作品销量榜冠军位置，且陆续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拥有大批读者见图1，其作品大多聚焦于都市青年在成长过程中的情感迷茫与现实困境。通读作品，可以发现“暖伤青春”系列小说中的情节与叙事上呈现出显著的重复性特征，足见辛夷坞的青春书写陷入了“模式化”的倾向。

第一，暖伤青春系列小说多用“青春相遇、情感纠葛、现实分离、成年重逢”的四段式情节模式与“过去与现在交织”的双线

表1 “暖伤青春”部分小说出版及改编情况

作品名	销售情况	出版情况	改编情况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2013年电影上映前，150万册以上；2013年电影上映后在增30万—40万册，后续累计约为200万册以上	2007-08 朝华出版社 2009-05 高宝书版集团 2009-06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05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07 朝华出版社 2013-0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0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07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改编为同名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并斩获票房7.26亿元，创下多个票房纪录，2018年8月18日，被评为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十大优秀爱情电影
《原来你还在这里》	约为50万—80万册	2007-10 朝华出版社初次出版 2011-05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5-0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被改编为电视剧《原来你还在这里》、电影《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
《我在回忆里等你》	约为30万—50万册	2009-12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05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07 朝华出版社 2014-04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被改编为电视剧《我在回忆里等你》
《晨昏》	约为15万—25万册	2013-06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0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被改编为电视剧《晨昏》

结构，作品之间具有高度的同质性。首先，作品多采用四段式情节模式。《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郑微与陈孝正在大学校园恋爱，因对方出国而分离，多年后重逢时已是物是人非；《原来你还在这里》的苏锦韵与程铮同样经历校园恋情、因家庭背景差异分手、职场重逢后再度抉择的轨迹；《晨昏》中的顾止安与纪廷青春相恋、因顾止怡车祸被家人误解而失踪、日后意外偶遇重逢；《我在回忆里等你》的司徒玦与姚起云亦未能逃脱这一宿命般的循环。

其次，这些作品的叙事重复性还体现在普遍采用“过去与现在交织”的双线结构，女主角们都在历经多年分离后，重新面对青春旧爱。郑微在职场重逢陈孝正，苏韵锦与程铮多年后破镜重圆，司徒玦回国后与姚起云阴阳两隔，顾止安在多年后与往事和解。这种“模式化”的叙事背后的逻辑高度一致：用时间的流逝来验证爱情的深刻，用现实的沧桑来反衬青春的纯粹。将青春炽热不断与现实冰冷并行，反复营造出“青春热烈且短暂，后来冰冷且成熟”的叙事主题。

再次，情节具有高度的同质性：这些小说中的青春恋爱达到高潮的时候，都会通过一次过错、一场误解或变故，从而走向分离。这种分离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强大的现实因素中的阶层与前途，或人性因素中的懦弱与不信任，产生一种反复的“相爱却不得不分开”模式。例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的陈孝正因家贫为了拥有美好前途选择公派出国而抛弃大学真心相恋的郑微；《原来你还在这里》中苏韵锦与程铮因家境差距而产生的自尊落差从而出现矛盾选择分离；《我在回忆里等你》导师丑闻爆发，司徒玦来不及解释，姚起云因与司徒玦之间阶层的过大差异，选择怀疑感情，导致分离。《晨昏》在纪家教育的规训下使得纪廷在顾止安受到误解时选择逃避不敢公开而导致分开。

最后，故事大多以一种爱情和解且开放式的结局收尾。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最后郑微与林静和解并走到一起，但陈孝正的身影依然在她心中留下涟漪，未来如何并未完全交代。《原来你还这里》写苏韵锦与程铮破镜重圆，但历经沧桑后的爱情能否如初，作者留下想象空间。《我在回忆里等你》以司徒玦对姚起云的谅解作结，但姚起云的死亡使这份决绝带上了永恒的遗憾，情感并未真正闭合。《晨昏》的结尾，顾止安与纪廷重逢且结合，但过往的创伤能否真正愈合，同样

留给读者去填充。

第二，在人物设定上呈现出较为固定的角色类型。首先，呈现出相似性图谱：“青春纯真—现实打击—成长蜕变”的路径发展。青春时期，他们是纯真而理想化的，相信爱情可以战胜一切；随后，现实的残酷给予他们沉重的打击，爱情破裂，理想幻灭；最终，他们在痛苦中成长蜕变，学会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接受不完美的现实。《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郑微在被陈孝正抛弃后，从为爱痴狂到学会放手；《我在回忆里等你》中司徒玦因丑闻遭到姚起云的躲避后，从无法释怀到最终释然；《原来你还在这里》中苏韵锦因家境产生的过度自尊导致与程铮分开后，从自我封闭到重新接纳；《晨昏》中顾止安因一场车祸遭到家人排斥放逐后，从逃避到面对。这些成长轨迹的内在逻辑如出一辙。人物在经历创伤后获得成长，这种“创伤—成长”的叙事模式成为辛夷坞书写青春的共同公式。

其次，男女主角间的恋爱身份关系几乎遵循门第不对等或性格反差模式：《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活泼张扬的郑微和沉闷隐忍的陈孝正；《原来你还在这里》中清冷自卑的苏韵锦与家境优渥且恋爱主动热烈的程铮；《我在回忆里等你》中富裕爽朗的司徒玦与寄人篱下的穷小子姚起云；《晨昏》中大胆敏感的顾止安与温暖明亮的纪廷。最后，人物关系网呈现出互文性的重复：一部小说的主角是另一部小说的配角。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的吴江医生在《原来你还在这里》中展现出柔情一面的配角，而在《我在回忆里等你》就是女主角的小时候玩伴，在《晨昏》中又为纪廷的医学师父。《晨昏》中的陈朗又在其他作品中若隐若现。

第三，在情感基调上更多以“前暖后悲”的程式出现，多以“等待”“回忆”“错过”形式为主。辛夷坞总会将青春恋爱的“暖”作为入场券。《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郑微死缠烂打追求陈孝正的相恋过程，充满着校园恋爱中的活泼与热烈，形成一幅青春恋爱的炽热画面。《原来你还在这里》中程铮的霸道与深情等待来融化苏韵锦的内心自卑与坚冰从而渐渐接受，亦然构成了爱情中的温暖过程。《我在回忆里等你》中司徒玦和姚起云在校园恋爱中的相互试探、暧昧拉扯，俨然是过去时光的纯真过往。《晨昏》中纪廷与顾止安的由小到大相恋过程，更像是一种追逐自我内心情感的过程。这些“暖”的基调情感，往往迎接的是后续的“悲”。辛夷坞笔

下的“悲”，并非刻意而为之，是立足于现实，从而达到情感基调的反差。郑微与陈孝正的热烈与信任终究敌不过他对于“建筑”般的精确的人生执念；程铮的深情依旧难以抚平因家境悬殊而产生自卑与疏离的苏韵锦；司徒玦与姚起云的崩塌，依旧在于家境悬殊而带来的不信任与怀疑；纪廷与顾止安多年的情感追逐，仍然在家庭的阻挠中进行艰难抉择。

总之，辛夷坞“暖伤青春”系列作品在叙事上反复使用“青春相遇、现实分离、成年重逢”的架构、固定的角色成长路径设定、“前暖后悲”的情感基调以及人物关系等重复化的书写已然展现出一种“模式化”现象：只是在不同的人与事之间，讲着雷同化的主题。在她之后创作的青春书写类作品中仍然循环此模式，例如《应许之日》(2014)、《我们》(2016)、《再青春》(2019)。

二、“暖伤青春”小说“模式化”的成因

辛夷坞当然知道文学需要创新，不断克服对写作惯性的依赖，但她还是“不由自主”地陷入模式化的泥淖。因此，她小说的模式化症候的成因就值得重视，需要认真分析导致这一结果的多重原因。这就有必要结合作者的个人生活与创作经历、市场与读者的接受逻辑、创作的现场语境等方面的材料，来做全面的分析，才能准确把握辛夷坞“暖伤青春”书写的缘起与发展，才能更好地剖析她创作的得失。

第一，“模式化”的书写现象，受限于作者的现实经验。辛夷坞在作品中人物设定、情节设置以及情感基调上所呈现的程式化，与她的记忆有关。因为“作为一种规则，如果某个作家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某一主题，或者总是使用某种语调，那一定是出于他个人生活中的某些原因。”[①]作者多次在访谈中谈及自身与小说人物的相似性：“我觉得我的性格是《原来你还在这里》的苏韵锦和《致青春》的郑微两者的结合。既有郑微外放随性的那一面，也会有苏韵锦的心事。经历也是两者参半。”[②]“作为一个作者，在笔下的作品里彻

① 〔美〕阿尔伯特·莫德尔：《文学中的色情动机》，刘文荣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第68页。

② 王玫、房爽：《“暖伤青春”作家辛夷坞：不以网络文学为耻，也不以传统文学为荣》，人民网，2013年8月22日，http://fangtan.people.com.cn/n/2013/0822/c147550-22662390.html，访问日期：2026年9月14日。

底摆脱自己的影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觉得无论是郑微、苏韵锦还是赵旬旬，甚至是向远，她们身上都有某种和我相似的特质”[①]，也谈及到自身对青春记忆中的刻骨铭心。“我正享有青春时，心里从未有过‘青春’这一概念，相反，那时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认为自己做的每个决定都是成熟正确的，经历过的一些小悲喜，都以为是一辈子的事……遗憾本身就是青春的一部分，该发生的就让它自然地发生。在我现在看来，青春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错得起’。什么都还有可能，什么都还来得及，即使痛过错过，回头想想，也不失为一段值得珍藏的记忆。”[②]因此，这样“模式化”的背后离不开辛夷坞自身对青春的深刻历史体验与情感链接。

小说作品中固定人物设定的“模式化”倾向，在作家的自我言说中得以揭晓：“我不过是把触动了我的故事用文字的方式表现出来和大家分享，所以一切都还蛮水到渠成的。爱情和面包的抉择，理想和现实的拉锯，成长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这些都是我试图在这部小说中与读者分享和探讨的。”[③]这种“模式化”同样体现在叙事结构的雷同上“青春相遇、情感纠葛、现实分离、成年重逢”其根源在于辛夷坞对青春的理解及其创作惯性。她认为：“青春每个人都有，每一个年代的人都觉得自己的青春与众不同，每一个时代也都有它特有的烙印，但是剥除那些外在的东西，其实大多数人经历的青春都殊途同归，从懵懂到清醒，从勇敢无畏到成熟审慎，其中有得到，有失去，这是所有人在自己的青春里都能感知到的东西。”[④]在她看来，青春的本质是“表变而里不变”，因此她的系列小说也形成了“不同的人和事，却讲着同样的主题”的固定模式。此外，她的创作习惯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模式：她习惯于“先框架式而后落笔”，在动笔前完成80%至90%的故事架构，正如她所言：“我认为人物的塑造是小说的灵魂。我会用很多的精力和时间用于收集灵感、构思故事、搭建大纲。故事架构完成80%至90%开始动笔，真正开始创作反而是比较舒服的阶段，只要把

①《〈致青春〉原著作者辛夷坞女士专访》，作家网，2013年7月2日，http://hj.zuojiawang.com/html/wentandongtai/3762.html。

②《作家辛夷坞专访：青春，怀揣它时，一文不值》，《羊城晚报》2013年5月13日，转引自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3/2013-05-13/162346.html。

③ 同注②。

④ 同注②。

所思所想如实表述出来就行了。”[①]这种长期准备、框架先行的创作方式，使得思维容易受既有模式的影响，并形成了自己一套属于自己的叙事程式，也解释了她在《致青春》之后出现的“井喷”高产现象（2007-2015年间出版10部长篇小说）。

辛夷坞的创作目的与观念，也自然而然诠释“模式化”的重要原因：“我不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必须承载着使人警醒或顿悟的大道理，虽然，那样的作品必然有它存在的意义，然而我愿意把我自己的小说比作餐后的甜点或一颗巧克力糖，它或许不能使你吃饱，也未必能让你充满能量和动力，但假如能给都市中忙碌而疲惫的人一刹那的甜蜜、温暖或触动，那我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②]、“写作是作者本身对世界的感知，更是由内心抒发的东西，该写什么，想写什么，到了适当的时机都是自然而然的，只写我自己感兴趣的、喜欢的题材和故事，这是我现在唯一坚持的方向。”[③]

第二，雷同化书写倾向来自网络文学类型化的推波助澜。“2004年网络文学出现了商业化的趋势，类型化小说得到迅猛发展，目前网络上的类型文学有二十多个大的类型，细分约有六十种左右……拥有自己的固定粉丝群，说明网络文学已经趋于独立成型。”[④]网络文学的类型化浪潮，从宏观来看显现出的是网络读者的多元趣味。同时，具体来看照映出网络读者趣味选择的固定化，否则难以形成明显的类型。辛夷坞早期以网络写作为起点“当时抱着尝试的心理，她把这段文字放到了网络上，在前一天刚好读了王维的《辛夷坞》一诗，出于对这首诗歌中意象的喜爱以及对意境的向往，她就将这首诗的题目作为自己的笔名，‘辛夷坞’就此出现在网络文坛上。”[⑤]，而且她的创作呈现出“一炮而红”的现象。“没想过有多少人看，没想过成名，纯粹是自娱自乐。”[⑥]然而，网络文学并非“一炮而红”即可长期立足，而是需要较快的创作速度来维持一批类型化读者，否则则为“昙花一现”：首先，“由于网络作品竞争较为激烈，且读者黏性不足，所

① 赵晨琰、谢宛霏：《辛夷坞：写作需要共鸣和情感寄托》，《中国青年作家报》2020年1月14日，第5版。

② 辛夷坞：《纯属巧合的写作生涯》，《文艺报》2011年8月26日，第2版。

③《作家辛夷坞：写作是作者本身对世界的感知》，《深圳晚报》2014年3月27日。

④ 马季：《网络时代的故事回归与文学想象》，《小说评论》2017年第1期。

⑤ 欧冬春：《辛夷坞小说及其文学效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民族大学，2015年，第7-9页。

⑥ 卫毅：《辛夷坞：意外畅销的青春》，《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 15 期。

以网络作家名为每日更新，每日都更新作品的网络作家占总体的92%”[①]；其次，“‘为读者而写作’被视为网络文学的生命线，一旦脱离读者，失去人气，即使曾经辉煌很快就会被后来者替代，网络文学以读者取舍为标准的更新模式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②]；再者，“一个作家是否受欢迎，不是根据评论家的态度，也不是看媒体的脸色，而是取决于读者，读者的点击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会决定了一个作者的生死存亡”。[③]

甚至，网络文学的交互性与开放性，使得作家不得不面对类型化读者的趣味，从而放下自身创作的“主体性”，走向模式化。“在网上，第一文本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它的定格，他人完全可以不受第一文本的限制，进行加工和再创作。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没有了单纯的‘作者’和‘读者’。只要你参与到这个过程中，你既是读者，也同时可以成为作者。”[④]、“网络文学的平民化互动模式产生巨大能量，所表现出的集体力量远远超出了个体力量……一方面读者诉求与市场推动等对创作形成强大‘干预’，另一方面过度追求创作速度和娱乐功能，也使作家的主体性受到了制约。”[⑤]因此，网络读者的类型化趣味加上网络的交互性势必会让网络写手辛夷坞将读者作为创作的重要环节。“网络写作，还有一点特别锻炼写作者的是，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读者反馈。或赞扬、或批评，跟文的读者可以立刻评论，通过与读者最直接的互动，人物设定或者故事发展都有可能不停在改变，从而找到更合适更好的方向。”[⑥]辛夷坞的模式化创作就在类型化读者的趣味倾向中不断形成：“我理解的‘暖伤’，简而言之就是在感伤之余仍让人看到类似于希望的东西存在……说到‘暖伤’就脱不了伤，随便询问几个读者她们都会告诉你她们对‘虐文’的喜好。这里的‘虐文’未必指的就是‘悲剧’，而是种悲喜交加的故事线索，在终成正果前不断撩拨读者的情绪，这种悬而未决的恋情，往往更有戏剧性更容易让读者‘上瘾’”6、“我一直觉得写作特别重要的

① 马季：《网络文艺的主流化与新格局》，《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6期。

② 马季：《网络文学的传承与变革》，《名作欣赏》2017年第4期。

③ 马季：《网络文学的双重身份》，《光明日报》2013年10月29日。

④ 马季：《网络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第二次起航》，《人民日报》2011年4月19日。

⑤ 同注③。

⑥ 卫毅：《辛夷坞：意外畅销的青春》，《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15期。

两点：“共鸣”和“情感寄托”。前者要求作品里必须有使读者感同身受之处，那通常需要真实的情感贯穿于故事始终；后者却是要在小说中给读者一个做梦的空间，让他们找到现实生活之外的慰藉，哪怕只是一点点”6。这样迎合读者的写法，不仅仅表现为网络文学交互性对作者的客观束缚，更在于网络文学类型化读者群体的趣味喜好对网络写手们所产生的固化作用。

第三，程式化的写法离不开与读者市场的合奏。读者市场的需求偏好、反馈诉求与消费选择，推动其写作模式的定型与固化，成为走向程式化创作的重要动因。辛夷坞的书籍收获了读者群体的认可，其作品在读者群体中掀起的阅读热潮。在图书市场中呈现出“鹤立鸡群”与“高歌猛进”的态势：2013年，她以500万版权收入位列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8位；截至2014年，其作品长期占据销量排行榜冠军，累计销量突破300万册；至2016年南国书香节统计时，累计销量已突破千万册。她的多部代表作被改编为影视剧，其中《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被翻拍为电影，斩获7.26亿元票房，辛夷坞也因此被媒体称为80年代青春文学的领军人物。这些现象不仅彰显了辛夷坞在读者市场的商业胜利，更侧面映射出她自身创作逻辑的潜在重构。读者市场的热烈反响，无形中扮演着“引著者”的角色。当《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及其他作品取得巨大成功，读者的阅读选择、口碑传播与销量数据，都让她切实感受到这一写作模式的市场认可度。作家便意识到市场对“暖伤青春”以及现实与怀旧交织的叙事模式具有极高的需求与正向反馈。这种来自读者群体的明确正向反馈，让她认可该创作模式的可行性，也让其创作重心逐渐向这一成熟模式倾斜。读者群体催生的青春怀旧文化热潮下，也进一步倒逼辛夷坞固化创作程式。《致青春》引发的全民青春怀旧风潮，本质是读者群体对青春怀旧类内容的集体需求，这种需求让市场形成了“青春文学 = 辛夷坞”的受众认知，也让读者对其后续创作形成了固定期待。

为了维系核心读者群体、契合读者的审美惯性，辛夷坞在十年间持续推出同类型青春长篇小说，同步推进作品影视化改编，全力打造贴合读者记忆的个人青春 IP。正是因为始终紧盯读者市场的需求变化、迎合读者的情感期待、顺应读者的阅读偏好，才让辛夷坞的创作逐渐脱离个性化表达，最终形成了高度稳定的程式化写作风

格。同时，由于《致青春》的爆火数据会使得辛夷坞进而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延续这一写作程式，二是不断寻求突破。然而，辛夷坞的写作起源于网络，其读者群体则多从网络连载时期积累，因此，网络文学所具备的类型化粉丝群、强交互性以及更新速度快等特点，都印证了上述第一种选择的合理性。由此看来，辛夷坞的程式化书写，正是契合读者市场与网络文学当下语境的必然选择。

通过对作家辛夷坞的创作经历、作品的读者市场表现以及网络文学的整体特征进行深入探究，我们得以洞察其“模式化”书写现象的成因，进而对“暖伤青春”小说的“模式化”特征形成更为合理的评介。

三、“暖伤青春”小说模式化的意味

“暖伤青春”小说在叙事架构、人物设定与情感基调上的重复性，构成了辛夷坞创作中鲜明的“模式化”现象。这是源于她作为网络写手而难以避免的浪潮影响，然而它在青春书写的流变中是具有多重意味的。在既往的研究中虽也注意到了“模式化”倾向，但大多拘泥于现象描述或一味对“模式化”进行否认，却较少结合其语境去考究这一现象的价值。下文将从辛夷坞青春书写特质、作品市场层面对辛夷坞写作“模式化”价值意味展开论述。

第一，突破与超越80后的青春书写模式。由于80后的成长语境多为反启蒙多个人化，因此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徐小雯等人为代表的“80后”青春作家，与过往书写青春作家群体形成了鲜明对比。过去的作家往往执着于书写为民族、为国家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或者倾注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而“80后”作家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文学关注社会现实、启迪人生思考的使命，转而更加注重自我情感的宣泄与个人体验的表达。网络青春文学作品中，一类是以单纯反映都市青年现实生活状态为主。例如“安妮宝贝的中短篇小说以描绘都市女青年‘小资’生活而著称，在她的《告别薇安》《七月与安生》等系列作品中，那些有着海藻般长发的女子，喜欢穿纯白色棉布裙子，喜欢光脚穿球鞋，她们习惯了动荡不安的生活，沉湎于物欲，渴望被爱情击碎。一样的是，她们的身上具有现代诗性，即孤独与开放并存。宁财神、李寻欢、邢育森和尚爱兰等人的中短篇小说也都在不同侧

面聚焦都市青年的生存状态……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以全然冷酷的态度看待生活、爱情和友情，甚至认为，所有感情都是被利益驱动的，人生的一切都必须在利益的刀刃上滚过。”[①] 以及“郭敬明的华丽和忧伤，韩寒的沉重和犀利，村上春树的愤怒和绝望，这些小说对于青春的描写使得这一时期的青春小说普遍呈现出了叛逆、自我的特点。”[②] 他们对于青春的描写更多表现为残酷与忧伤。

还有一种为青春纯爱“‘青春甜文’如顾漫的《杉杉来吃》《何以笙箫默》，明晓溪的《会有天使替我爱你》《泡沫之夏》，顾西爵的《最美遇见你》等，将青春的恋爱作为主线，展现了纯洁和甜蜜的青春爱恋。”[③]而辛夷坞则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通过对“暖”与“伤”之间微妙平衡的持续探索，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暖伤美学”，并在青春书写中开辟出了新的主题：青春是具有美好意义的，是用来追忆的。正如论者所言，“辛夷坞用其独有的视角记录两者因碰撞而迸发的炽烈火花，捕捉青春的记忆中那些难忘的情感和温暖的回忆，在短暂而珍贵的记忆中生发出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以及人们面对青春困境时依然在坚守的人性之美”[④]，这也与她自身对暖伤的理解相似：“我理解的‘暖伤’简而言之就是在感伤之余仍让人看到类似于希望的东西存在。悲伤可以使一个故事更婉转悠长、更令人记 忆深刻，但是我始终认为好的情感类作品不应该是彻底令人感到冰冷绝望的，而是在触动人心的同时给心灵以抚慰。”[⑤]

因此，她的青春书写虽有遗憾，却不至绝望；爱情虽有错过，却不失温度；成长虽有阵痛，却终将抵达释然。同时，让读者更多代入进一种“校园到都市”的成长轨迹中，得到一种叠加式的现实感共鸣（既有校园青春，又有都市冷峻），而这也顺应于后启蒙一代的阅读取向。“‘后启蒙’的时代中，自我主体的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就呈现为传统言情模式不再能够说服读者。而以《致青春》为代

① 马季：《网络时代的故事回归与文学想象》，《小说评论》2017年第1期。

② 欧冬春：《辛夷坞小说及其文学效应研究》，第37页。

③ 同注②。

④ 王婧：《探索青春存在的意义———辛夷坞青春写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东技术师范学院，2016年，第10页。

⑤《作家辛夷坞：写作是作者本身对世界的感知》，《深圳晚报》2014年3月27日。

表的网络言情，则将爱情的界限不断放低，乃至全盘反写：爱情不再是走向崇高，而是拯救陷落，甚至制造陷落。因而，执着于追寻启蒙时代幻象的年轻一代，经历陷落的绝望继而回归平凡、认同平凡，并将所有精力从头顶的天空转向手中的饭碗。”[①]因此，正是这种对青春书写带有突破性意义的书写方式，使得辛夷坞的“暖伤”作品带着独特的青春特质，使她的作品在众多青春文学中脱颖而出，唤醒众多读者的“共鸣”，从而具备被反复阅读、持续探讨的潜质。

第二，写出了青春成长经验的普遍性共鸣。首先，“青春纯真—现实打击—成长蜕变”的人物成长路径使人物的青春成长呈现出一种真实感的共鸣效果，其书写的成长轨迹并非为抽象化的呈现，而是聚焦对青年于学校到踏入社会时期所显现的困境与日常经验。正如论者所言，“这部小说前半部分重现了无数人记忆中校园生活——大学入学时热心的学长、人头攒动的社团招新、晚上熄灯后的寝室卧谈会、青涩固执而纯真的少男少女、真挚无瑕的友情。后半部分，再现了社会的复杂，由纯美的恋情转至人情的复杂冷漠和现实的残酷无情，这就是一个人成长的完整轨迹。”[②]这种叙事的跨度，是来自作家辛夷坞的切身体验，使文本具备经验对照的现实基础。《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书评指出，辛夷坞以朴素的文笔将细小的细节写成最闪亮的星辉，让读者在翻看故事时仿佛“翻看一个亲密旧友的老照片”[③]。辛夷坞曾明确表达她的创作追求：“我期望我的小说能触动越来越多的人内心柔软的部分，让他们觉得，看这本书绝对是值得的。”这一创作自觉，奠定了其作品引发读者共鸣的文本根基。

许多豆瓣评论都言及对（辛夷坞）作品的共鸣感受，例如在豆瓣、微博等平台中的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读者评论中，有人写道：“辛夷坞以细腻笔触，展现青春爱情与理想碰撞，让我们在郑薇、陈孝正等人的经历中，看到自己青春的影子，明白青春虽逝，回忆永恒”[④]。另一位读者则评论：“由于年代的隔阂，古代小说代入感不强，但看都市小说，特别是《青春》这一类

① 薛静：《渴望绝境：“后启蒙”时代的网络言情——以〈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为例》，《南方文坛》2015年第5期，第44—46页。

② 王婧：《探索青春存在的意义——辛夷坞夷青春写作研究》，第10页。

③ 王新芳：《青春是朵飘逝的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5月27日，第7版。

④ 网友对书籍的评论，见中国图书网，2025年7月12日，https://m.bookschina.com/review/7212715。

在自己也曾经经历过的熟悉环境展开的小说就不一样了，书里的人物仿佛都可以在自己周围找到.”[①]这种“看到自己的影子”的阅读体验，构成了共鸣生成的心理基础。有读者在《原来你还在这里》的书评中坦陈：“大概是因为与曾经年少的自己有些相似，所以才会觉得很好看。又或者是我希望有人能像程铮那样深深爱我，不管中间发生了什么，但是最后依然选择牵我的手。”[②]还有以为读者对辛夷坞作品言道：“辛夷坞是从我上大学开始崭露头角的。十多年了，我觉得辛夷坞的每本书不仅记录了她的成长，也折射出了我的成长。”[③]读者在虚拟叙事中对自我过去成长轨迹进行情感的投射与宣泄，正如论者精辟地概括：“辛夷坞将故事从校园讲到职场的写作方法又贴近了诸多初出茅庐的女性‘职场小白’，她们从校园走向社会的阶段性恐慌，因感情认识深化抑或是初尝苦涩造就的矛盾甚至是质疑心态都会在辛夷坞的小说里找到宣泄和舒缓的通道。”[④]

辛夷坞的青春书写并不只是对成长轨迹的生活化书写，还在于并精准地捕捉了青春经验中普遍存在的情感结构，即每一个体都曾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历经幻灭，又在幻灭后重新寻找自我。这一情感结构，构成了不同代际、不同背景读者的共享内核。正如辛夷坞所言：“青春每个人都有，每一个年代的人都觉得自己的青春与众不同，每一个时代也都有它特有的烙印。但是剥除那些外在的东西，其实大多数人经历的青春都殊途同归，从懵懂到清醒，从勇敢无畏到成熟审慎，其中有得到，有失去，这是所有人在自己的青春里都能感知到的东西。所以，我并不觉得会有所谓的代沟。”[⑤]正是辛夷坞对青春成长的准确认识与精准把握，使作品具备一种消弭“代沟”的共鸣。正如人民日报海外版书评描述的那样，“人到中年，苍老的心总会盲目

① 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回帖里有辛夷坞作品三部），见旺旺网“书香”版，2008年10月28日，https://321ww.net/viewthread.php?tid=4578838，访问日期：2026年9月14日。

② 一个：《生活是逻辑严密的甜蜜故事？——评〈针尖蜜〉》，豆瓣读书，2023年1月3日，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4863058/，访问日期：2026年9月14日。

③ 豆瓣网友：《〈原来你还在这里〉书评》，豆瓣读书，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6423975/reviews，访问日期：2026年9月14日。

④ 李泳臻：《网络言情小说的叙事文化逻辑与当下症候——以辛夷坞〈我们〉为中心的考察》，《网络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第68—73页。

⑤ 朱美虹：《青春本质殊途同归，无关时代》，中国作家网，2013年5月6日，https://www.chinawriter.com.cn/2013/2013-05-06/161596.html，访问日期：2026年9月14日。

排斥那些青春小说，觉得是太稚嫩了。但是辛夷坞的小说，却引发我心底的共鸣。一层淡淡的忧伤如海一般袭来，读着别人的故事，追忆着自己的青春”。

其次，辛夷坞普遍采用“过去与现在交织”的双线叙事结构，将青春的热烈与成年的苍凉在文本中交替呈现。例如《致青春》中，郑微炽热追求陈孝正，多年后重逢时对方，一句“你终究还是爱自己更多”道尽沧桑。《原来你还在这里》里，程铮用深情融化苏韵锦的自卑，成年后却因阶层与现实反复分离，重逢不复纯粹。《我在回忆里等你》中，姚起云因司徒玦的导师丑闻以及自身身份焦虑而破裂，司徒玦出国而后重逢姚起云愧疚且后悔。《晨昏》里，顾止安与纪廷青梅竹马，却因误解与家庭阻挠分离，多年后伤痕依旧。过去的“暖”与当下的“伤”形成对照，不断对青春与成长进行重审，并在一次次具体的情感波折里积淀出细腻的情绪张力，使得“暖伤更像是一种单纯的情绪体验搅拌器，通过叙述的时空转换不停制造出同种情绪的反应场，它的目的就是使得爱情间的若即若离、暧昧难舍、小温暖和小脾气得到反复强调和刺激”[①]。

最后，这样“过去与现在交织”的“暖伤”叙事模式，还精准地扣住当下对怀旧的审美需求。因为在高速流动、高度不确定的都市生活中，个体往往承受着现实的压力与未来的焦虑，青春记忆则成为一块相对纯净的情感飞地。“人们对过往的怀念、回味、咀嚼，进而在与现实境况的比较下将美好情怀投射于过往的一种普遍现象。”[②]“这些青春时期的特有的印记是每个人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最值得回味的体验”[③]“在这种回味中，我们对那些经历进行美的审视，进行美的创造。”[④]读者普遍在双线叙事所构建的时空对照中完成深刻的自我投射。正如读者所言“翻看这本书，看到的仿佛也是自己的青春，绿茵茵的足球场、风驰电掣的少年、弹指一挥的粉笔头、笔尖戳后背的神功。”[⑤]这种叙事将读者同时置于

① 同注①。

② 周伟：《网络时代的怀旧文：辛夷坞“致青春”所戳中的》，《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12期，第167—171页。

③ 周伟：《网络时代的怀旧文：辛夷坞“致青春”所戳中的》，第167—171页。

④ 朱美虹：《青春本质殊途同归，无关时代》，中国作家网，2013年5月6日。

⑤ 夏白：《年复一年，你仍是我的心心念念——评〈原来你还在这里〉》，掌阅，https://m.zhangyue.com/readbook/10998394/30.html，访问日期：2026年9月14日。

“当下的失落”与“过去的完满”之间：一方面，成年后的苍凉、妥协与遗憾，真实映照着读者当下的生存体验；另一方面，青春时期的热烈、纯粹与不计后果的爱，又构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审美对象。通过不断在两者之间切换，文本制造出一种“甜蜜的感伤”——读者既在“伤”中确认了成长的代价，又在“暖”中重温了曾经的勇气。在被问到青春文学为何盛行时，辛夷坞也说到了青春回忆的美学重要作用。“为爱做一些冲动的傻事在少年人看来很正常，对于成年人来说，却非常奢侈。所以我觉得人们之所以被勾起自己年轻时恋爱回忆的作品所触动，是因为它们唤起了对自己青涩年华的怀念。正因为青春不可能回头，所以回忆才更让人感触。”[①]，正是这种对普遍青春经验的持续探究，使读者能够在跨越不同作品时，不断回到自身的情感原点，在阅读中完成对自我成长的回望与确认，读者既被带入当下的现实困境，又被拉回过往的青春记忆，在双重时空的叠加产生情感共振，从而不断加深并达成共鸣，最终沉淀为一种绵长而克制的“暖伤”美学效果。

第三，模式化书写是赢得网络读者市场的重要策略。辛夷坞作为80后青春书写中的领军人物，已出版了《原来你还在这里》、《致青春》、《昏晨》等共13部著作，其中《致青春》2017年7月12日入选《2017猫片·胡润原创文学IP价值榜》以及2019年10月11日入选“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网络文学作品暨2019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其中至少有5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个人作品的总销售则已突破300万册，并于2013年入选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8名。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一群庞大的读者群体的跟随，其中重复化书写则塑造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特殊接受关系，当读者在不同作品中反复遭遇相似的成长叙事，便会产生一种“熟悉感”，并成为辛夷坞“暖伤青春”系列区别于其他青春文学的重要标识。

“暖伤”这一风格标签并非为辛夷坞的自我标榜，她坦言：“‘暖伤’实际上是外界给我的一个标签，我是看了报纸以后才知道，原来我就是‘暖伤派’的一个代表。”[②]这一表述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其一，“暖

① 《〈致青春〉原著作者辛夷坞女士专访》，作家网，2013年7月2日。

② 朱美虹：《青春本质殊途同归，无关时代》。

伤”作为风格标签并非辛夷坞自我标榜，而是读者、媒体与市场在反复阅读与讨论中共同识别、提炼并赋予的；其二，这一标签之所以能够形成并被广泛接受，恰恰在于她的作品在重复性书写中呈现出稳定而统一的美学特质。“暖伤”风格的生成与固化，本身就是重复性书写的结果：是由于多个作品之间在情感基调上的高度一致，读者才能在跨越不同文本时捕捉到共同的审美特质，并将其提炼为风格标签。因此，风格标签来自重复书写，同时强化作者的市场辨识度，从而成为辛夷坞将网络读者粉丝群转为线下书籍销售量的关键因素。辛夷坞的起点即网络写手，辛夷坞则在晋江文学城每天以几千字速度连载作品，并在即时互动积累了庞大粉丝基础，从而转化为文学消费的核心力量。“辛夷坞的小说自创作之初就开始在读者群中产生了网络的‘轰动效应’，这个效应最主要的表现便是在读者的参与和评价当中。辛夷坞在网络上不仅有自己的贴吧，每部作品又分别有贴吧，贴吧的贴子数量达千万之多。在网络轰动效应的带动下，小说出版后作品销量火爆，成为作品销量达百万以上的作家。”[①]当网络热度涌向线下市场时，作品销量便顺理成章地突破百万级门槛，印证了网络读者社群向实体出版消费力转化的现实路径。

模式化书写深度对接文化 IP，扩展读者市场。辛夷坞的模式化书写并非停止于网络写手到线下出版的转化环节，而是直接对接于商业文化 IP。例如“白马时光以‘书影联动’为核心理念，将辛夷坞的作品打造成完整的 IP 产业链：从图书出版到影视改编，再到有声、动漫、文创等多元形式。”[②]在这一链条中，以2013年电影《致青春》电影票房7.2亿，则开创了 IP 改变的先河，此后辛夷坞十余部作品的影视版权相继售出。这一现象背后，模式化书写扮演着重要角色。

模式化书写推动跨媒介的改编与转换。文本跨媒介的影视改编，实质上是将已在读者群体验证过的情感共鸣，转化为具备视听的媒介。辛夷坞的模式化书写已然呈现出稳定的叙事结构、人物关系、情感基

① 王婧：《探索青春存在的意义——辛夷坞青春写作究研究》，第27页。

②《白马时光：以精品意识践行 IP 全产业链开发》，《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8年11月21日，https://www.cbbr.com.cn/contents/502/22067.html，访问日期：2026年9月14日。

调等，构成了一套可识别的叙事语法。同时，此套叙事模式已呈现出“高温”的市场表现。因此，对于影视制作来说，意味着辛夷坞的模式化书写作品中呈现出可预判的情感触发点与可复制的程式。从观众市场来看，网络流量到线下出版的成功案例，为跨媒介的转换提供了可预知性的收益回报。

如前所述，辛夷坞在晋江文学城连载期间即已积累了庞大的粉丝基础。当纸质书出版时，这一共同体转化为首轮购买力；当影视改编启动时，同一群体又成为舆论发酵与口碑传播的核心节点。《致青春》电影上映期间，原著粉丝的“情怀消费”与网络讨论热度是票房成功不可或缺的推手，电影上映期间原著销量再度攀升三四十万册，形成了双向循环。因此，辛夷坞作品IP文化的形成与扩张，并非模式化书写的偶然副产品，而是模式化书写内在逻辑在市场维度的必然延伸。

总之，辛夷坞模式化书写在青春文学中的亮眼表现，不仅仅体现在对80后青春文学的突破与超越，还在于她抓住了人们普遍情感经验中的的青春成长共鸣感，甚至在于“趁热打铁”地对利用跨媒介与IP文化对读者市场的进行双向循环。这些书写特质与应对市场的策略，正体现出作家对文学新形势下对读者的一种再把握，为网络作家乃至当代文学书写提供了一个参考范例。

结语

辛夷坞“暖伤青春”系列小说在叙事架构、人物设定与情感基调上呈现出显著的重复性特征，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模式化”书写倾向。这种“模式化”并非简单的自我复制，而是作家个人经验、读者接受心理与网络文学场域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因此，对于辛夷坞的“模式化”书写，不应简单否定，而应将其置于作家创作、读者接受与作品语境的互动关系中进行多维审视。唯有如此，才能在看到“模式化”作为类型写作策略所具有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的同时，也不回避其在艺术层面所暴露的局限与挑战。辛夷坞的创作实践，既展现网络文学在类型化进程中形成风格的路径，也为网络文学书写与读者市场乃至跨媒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典型案例。